

夜行

藤萍

著



Journey in the
night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Journey in the
night

藤萍

著

夜行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夜行 / 藤萍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7.11
ISBN 978-7-5596-0965-6

I. ①夜… II. ①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34535号

夜行

作 者: 藤 萍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: 张 萌
封面设计: 蜀黍设计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64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19
2017年11月第1版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965-6
定价: 36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CONTENTS
目录

Chapter 1 咬 ————— 001

Chapter 2 伞 ————— 021

Chapter 3 人形 ————— 061

Chapter 4 虫形 ————— 081

Chapter 5 蓝薇森林 ————— 101

Chapter 6 岛 ————— 123

Journey in the
night
夜行

Chapter 7 鷹館 149

Chapter 8 地道 171

Chapter 9 肩犬 191

Chapter 10 凶照 213

Chapter 11 臉 233

Chapter 12 凹槽 267



— 咬 —

01 /

深夜三点，深汕高速公路。

空调大巴。

过了午夜十二点，车上的人就三三两两开始睡觉，整个下午都在过道上跑来跑去的小女孩也安静了下来。

夜色很浓，周围一片寂静。

大巴里只有冷气扇转动和发动机的声音，咯吱咯吱的，很不稳定。

车头远光灯的白光，照着车外漆黑一片的高速路面，司机叼着香烟开车，驾驶台上荧光色的指示灯在夜里分外清晰。

自动驾驶台往后，便是一片黑暗。

左边路灯的光映在右边车窗上，右边路灯的光映在左边车窗上。只映得玻璃之外的地方分外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
滴答。

最后一排的乘客觉得似乎有水滴了下来，睁开眼睛四处看了看，没看到什么



就又闭上眼睛继续睡。

过了一会儿，倒数第二排的乘客也觉得似乎哪里在滴水，扭过身体看四周，车里车外都一片浓黑，只有路灯的倒影，其余什么都没看出来，于是心想大概是空调在滴水，闭上眼睛继续休息。

一夜安静，只有大巴发动机的声音。

车灯不停地扫着地面，地面时不时闪现出一条条不知是裂缝还是油渍的Z字形回痕，车身不住地颠簸，路边隐约有许多车祸撞塌的栏杆，大巴仍旧开得很慢。

第二天早上五点半，车到达汕头。

司机从深夜三点开始接班，到五点半时已经昏昏沉沉，他迟钝地转头喊：“汕头到了，下车，下车……”突然他噎住了声音，双目大睁望着车后面——

前排的乘客打着哈欠起来，看见司机突然脸色惨白、惊恐万状地看着车后，不免也纷纷起身往后看——

突然一片死寂，再没有人发出声音，就连表情也在一瞬间凝固了。

车后三排——犹如浸在血池里，后三排的乘客都还坐在椅子上，没有人起来，全部闭着眼睛。坐在左边的乘客往左边倾斜，坐在右边的乘客往右边倾斜，露出的脖子上都有两排牙印。

而血，就是从那咬破血管的牙印中，慢慢流出来的。

后三排的座位下都是半凝的黑血，流到倒数第三排就凝结了，无法往前流。车座椅上、扶手上甚至是车窗玻璃上，都有浓郁的血液流过的痕迹。

简直就像昨天深夜，在这车后三排下了一场血雨。

“啊——”坐在倒数第四排的一个女生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，她旁边的中年人正缓缓地往她身上倒来，脖子上靠过道那边，赫然有个新鲜完整的牙印，血浸透了他的黑色西装，沿着袖子滴落下来。

“啊——啊——”整车的人都跟着尖叫起来，一窝蜂往车门口挤，有个小女孩跌倒在门口，被人踩了几脚，哭声惊天动地。有个稍微镇定点的乘客把她拉

起，片刻间，这辆空调大巴上还活着的乘客逃得干干净净，连吓昏的也都被朋友快速拖走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长途客运站的保安上来查看。然而，除了十三具尸体，车里干干净净，已没有一丝血迹。

02 /

车上还活着的十二个人被客运站保安强行关到候车室，锁了起来。这十三条人命的惊天大案，客运站承担不起，必须立刻叫警察，在警察没来之前，这些人一个都不许走。

乘客们被关进标有“S”的候车室，有几个人立刻软倒下来，瑟瑟发抖。谁也不是笨蛋，车上的乘客明显死在夜里，而车从来没有停过，也没有其他人上下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凶手，凶手一定在这些活人中间。

无声无息杀死十三个人的凶手，就在他们中间。

乘客们彼此相顾，神色或惊或疑，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。

沉默的时间压抑而疯狂，每个人的眼神似乎在变化、在移动，却又似乎并没有变化。

五分钟之后，有人表情慢慢开始变化，一个中年男人不停地用眼角看着身边的年轻女子，说不上是什么神色，既犹豫又恐惧，却又夹带着一两分诡异的笑容。那是一种比幸灾乐祸更阴森恐怖的眼神。

那女人就是刚才坐在倒数第四排，发现身边的乘客死亡的那位。她一直处于一种恍惚的状态中，突然看到那人的眼神，再低头一看，自己坐的椅子下面有血，再一抬手，突然发现满手湿润，浓稠的血液顺着她的无名指、小指流淌下来，滴落在地上，已经形成了好大一摊。“啊——”她尖叫起来，“我要医生！我要医生！我要死了！我被什么东西咬了！我被人咬了……”声音突然中断，候



车室里很安静，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，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里，以一种冷静的姿态观察着她。女人突然明白——这些人害怕她身上附魔或染病，这些人在发现她流血的时候就不再把她归为“同类”，现在她要死了，他们在小心地观察她将怎样死去，并以之作为保命的经验！他们想要看她死！女人扑向了离她最近的那个中年男人，纤长的五指一把抓住他的头发，大喊道：“你为什么……你为什么告诉我……我流血了？”

她一句话没有问完，五指还紧抓着那中年男人的头发，便一头栽了下去，倒在他身上，长发倾向一边，露出的脖子上有一个分明是人咬的、新鲜的牙印——新鲜到连刚刚翻起来的嫩肉都很清晰，像刚被什么东西钩出来一样。

中年男人大叫一声，极其恐惧地将她推开，她脖子上的血染了他一身。而就在同时，周围的人不约而同地退开，安静地远离他，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空白区。

不过四五步的距离，却让他的心彻底凉了。

他发现他们正在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，他不知道他们奇怪的眼神刚才也曾出现在他的身上。

他的咽喉发出了一些极低的声音，他确认没有被任何东西咬到，那个女人只是从他身上滑下去而已，他还是个人！还是个正常的人！

候车室里一片死寂，看着地上的尸体，除了远离那个染血的中年男人，人们已经没有气力发出更多的声音，有几个退到门边的人突然用力敲门，狂喊：“放我们出去！”有个人再次昏倒，剩下的人除了沉默，还不断地摸自己的脖子是否有牙印。

有个年轻人走到倒下的女子身边，按了按她的颈动脉。“她还没死。”他抬起头来扬声问道，“哪位的领带借一下？”

有个男人大吼：“不要摸那个女人，离我远一点，摸过那个女人的人去那边坐！”他指的是中年男人身处的那片空白区。显而易见，妖异的死状已经让每个人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，接连不断的死亡，不知道是病菌或是鬼怪还是人类作

崇，凡是接触到尸体和血的人都将被视为敌人。

年轻人怔了一下，他约莫是个学生，气质斯文，皮肤白皙，戴着无框眼镜，背着个书包。“她还没死，只是失血过多。”

“她伤了脖子，有领带也没有用的。”候车室里突然有个苍老浑厚的声音响了起来，候车室里紧张的气氛很奇怪地淡了很多，大家都看着突然开口的老人。

那老人西装革履，坐得十分端正，七十岁上下，人很瘦削但是骨架宽大，想必年轻的时候必然是个威严的人物。年轻人看了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：“先生是……”

老人点了点头，年轻人坐到他身边和他攀谈起来。这位老人是退役的空军飞行员，当年驾驶的是战斗机，姓江，名字起得很古朴，叫鉴睦。这位年轻人姓唐，单名研，是某大学三年级的学生。两个人都从深圳乘车去汕头大学，一个是受邀去演讲，另一个是去找同学。说起昨晚的诡异凶杀，江鉴睦说他一直都醒着，没有听到什么。唐研说他睡了，但是似乎听到有滴水的声音。

江鉴睦和唐研在谈话，被人无声隔离的中年男人可没有在听，他正在一点一点地向人群接近，他想要抓住每一个人，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他没有事，他没有得传染病，没有中邪，也不会死！就在他悄悄向一个年轻女孩靠近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，刚才那满身鲜血的女子身上的血消失了，只剩下一具惨白的尸体和脖子边的一排伤口。

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在发现那个女人身上的血消失的瞬间，他感觉到了自己的脖子左侧、在衬衫衣领下的隐秘角落传来了一阵针刺一样的疼痛。

隐隐约约，并不太疼。

“啊！”远处有人叫了起来，江鉴睦和唐研很快发现女人身上的血消失了。唐研走过去蹲下，伸手一摸：她死了。

“这可不是吸血鬼。”江鉴睦坐得笔挺，一点也没有老态，“咬这一口的人牙齿真好。”

“哦？”唐研微笑着说，“如果是人咬的话，她怎么会没有发现？江先生不信世上有鬼吗？”



江鉴睦也眼神很明朗地微微一笑，神情坦然：“世上没有鬼。”

唐研看着横尸在地上的女人：“我也相信世上没有鬼，可是那些血到哪里去了？”

也许是两个人理智的对答让候车室里的气氛安定了不少，终于有个人插嘴说：“在我们之中肯定有一个人是凶手，昨天在车上害死了十三个人，现在他还在我们中间，不知道……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害死了刚才那个女的。”他力图镇定，却仍忍不住声音有些变调。这句话说出口，也仿佛说出了所有乘客的心里话，大家都微微松了口气，看向彼此的目光不再那么犹豫、变幻。

“世上没有鬼。”江鉴睦沉稳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听起来似乎很可靠，唐研却点了点头，微笑着说：“不管是不是鬼，只要不是隐形的东西，那杀死十三个人的‘东西’，就在我们中间。”

候车室陷入沉默，没有人愿意惹上嫌疑，都不说话。唐研的目光被坐在人群里的一个少女所吸引，那少女二十岁左右，穿着一身淡蓝色的衣服，戴着条细碎的白金项链，看起来十分淡雅秀气。他看着她，那少女似乎还很恐惧，避开他的目光，稍微坐远了一点。

过了半个小时。

“啊……啊啊啊……”突然有个人惊叫起来，“你……你的脖子……”

“啊——”

候车室一角突然尖叫再起，几个人纷纷跳开，只见一个男人指着被大家隔离的那个中年男人，那中年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偷偷靠近了这个男人，甚至用一只手抓住了他。但浓郁的鲜血正渗透他的衬衫，顺着他的衣领和衣袖往外晕染，他怪异地看着被他抓住的人，居然笑了一下：“你看，我很安全，我一点事也没有，我不是——”他的笑容很古怪，被他抓住的那人吓得全身僵硬，竟忘了逃脱。看着抓住自己的人半身是血，男人本能地去捂自己的脖子，结果抬起手来，他惊恐地发现满手是血！满手是血！

别人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纠缠在一起的，两个人的脖子上分明都有一

道浓郁的血液流下，顷刻之间血液泉水般涌出，在他们脚边聚成很大一团。“扑通”，两个人各自栽倒，面色惨白。

刚才，谁也没有动过！

没有倒下的人目光都流露出恐惧，有人用双手捂着自己的脖子，唯恐它突然之间长出一个牙印来。乘客们紧握拳头，在他们眼中，不是剩下的九个人里有谁是鬼，而是除了自己，人人都是鬼。

“放我们出去，放我们出去，他娘的，放我出去！”有个人突然扯起嗓门大声号叫起来，很快那声音就没了理智，只剩下些野兽般的嘶吼。显然他已经绝望了，只是用嘶吼来对抗恐惧。

江鉴睦听而不闻，他站了起来走过去看那些血。“很奇怪，就算是动脉被咬破，人要失血而死也是很罕见的。”唐研跟着过去，他伸手蘸起了一点新鲜的血液，“而且动脉破裂的话，应该随心跳往外喷射，要流出这么多血至少需要半个小时，怎么会这样突然流出大量血液，立刻死亡？可是伤口根本没有那么大。”他仔细看着两个男人脖子上的伤口，因为是新伤，皮肤弹性还很充足，伤口的形状并不明显，但和前面那些尸体上清晰的牙印并不相同，倒像是被戳了一排牙签大小的血点。

“所以……是鬼……”角落里一个年轻少女突然说，她皮肤较黑，非常瘦，穿着一条白色裙子，“我觉得她……她不太对劲……”她颤抖地指着穿淡蓝色衣服的少女，“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，她去了一趟大巴后面的厕所！我一直都在听歌，我看见除了她，没有人往后走过！”

随着少女的话，淡蓝衣服的少女吓得面色苍白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什么也不知道……我走过去的时候，人都还是好好的……”

少女的面色难看起来，张嘴想反驳，这时江鉴睦抬手打断了两个少女的争论：“大家还是说说昨晚都听到了些什么，说出来也许能尽早查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”他首先说，自己年纪大了，虽然身体很好，但是听力已经不行了，他什么也没听到。唐研接着说他听到滴水的声音。接下来的七个人，有三个都说听



到滴水的声音，三个说什么也没听见，还有一个说一直在注意空调扇叶的风扇坏了的噪声。刚才争吵的两个少女一个叫李碧嘉，一个叫杨庆洁，都是大学生。李碧嘉说她睡着了什么也没听见，杨庆洁却说她一直都在注意李碧嘉，李碧嘉中途去了一趟厕所，而且一直没有睡觉，睁着眼睛看窗外。

唐研也很留心李碧嘉，微笑着问杨庆洁为什么要注意李碧嘉，杨庆洁说因为她没有行李，她觉得她很奇怪。大家一下留意起来，李碧嘉果然没有行李，杨庆洁补充说她怀疑李碧嘉是伪装乘客的小偷，所以一直很留意在观察。然而车上没有行李的乘客还有两个，都是中年男人，都把钱包塞口袋一个人上车，也不能说没带行李就一定是小偷或是凶手。再看李碧嘉也是满脸惊慌，她气质温柔斯文，只像个受害者，要知道刚才人死的时候她动也没动过，除非她真的是鬼，否则怎么可能这样杀人？

在众人的目光中，唐研问李碧嘉：“同学，你是要去汕大吗？”李碧嘉轻声回答：“不是，我要去姑妈家，只要坐一个晚上的车，所以没带行李。”唐研点点头，望着血液再度消失的那两具尸体，轻声说：“遇到这种事真倒霉。”李碧嘉点了点头，继续沉默，不再说话。

候车室里再次沉默，此刻距离他们被关进候车室已经过了半个小时，出了三条人命，警察却还不来，保安听说里面死了三个人，竟然躲得不知所终，候车室里再次死一般寂静。

03 /

又过了十分钟，一只麻雀飞到候车室的窗户上，停了停，似乎觉得气氛不对，仓皇地就要飞走。刚刚飞起，便重重地跌了下来，“咚”的一声跌进房里。随着东西坠地的声音，大家齐刷刷转头去看，那麻雀就在刹那间淹没在一片鲜浓的血液里，已经死去，过了片刻，血液再一次消失了。

那么小的一只麻雀，根本不可能流出那么多血——几乎把自己淹没的血。

“咚”的又一声重响，正在大家的目光被麻雀吸引的时候，东面的一个中年妇女仰面向后跌倒，后脑撞在地上，浓郁的血液刹那间又弥漫了整个地面。

第四个人。这次大家似乎分外镇定，经历了几个人诡异地死去，大家陷入出奇的沉默中，似乎在等待下一个倒下的是谁。

正在大家鸦雀无声的时候，江鉴睦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那些好像不是血。”

剩下的七个人顿时纷纷注意去看血泊中的中年妇女，过了一会儿，地上的血迹消失了，只有在中年妇女撞到地面的后脑附近，有一摊不大的血迹。唐研立刻走了过去，再次伸出指头摸了摸那血迹，出声道：“这些是血。”江鉴睦目光锐利地盯着那具尸体：“但是刚才那些浓得过分的东西不是血，倒像一点一点极小极小的虫子聚在一起，一旦散开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我想那些杀人的小虫子现在就在我们附近，甚至是我们身上，我们却看不见。”

他这句话说出来，那个一直在嘶吼的男人突然停了下来：“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鬼，杀人的是见鬼的什么小虫子，他妈的，我讨厌虫子。”

随着李碧嘉和杨庆洁开始拍打自己的身体，乘客们也纷纷开始拍打自己的身体，仿佛都能感觉到那些微小的虫子似的。突然“扑通”一声，一个老人骤然倒下，原来他已经死去很久了，刚才因为椅子的震动而摔倒。这一倒令候车室里静了下来，嘶吼的男人一拳一拳地捶着大门，他的声音早已嘶哑：“让我出去——让我出去——”吼声一声比一声低，最终直至无声，他安静下来的时候，那诡异的“血”又淹没了他，流了一地。

一个小女孩恐惧地走过来拉住唐研的衣角，闭上眼睛，不敢看死人的画面，全身发抖。唐研轻轻摸了摸她的头以示安慰，但在这一刻钟内又死了三个人的地方，他又能安慰女孩什么呢？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张童童。”“爸爸妈妈呢？”“妈妈叫我自己坐车去找爷爷，爷爷会在车站接我。”唐研叹了口气，微笑着把她抱起来放到自己身边：“别怕。”张童童就那样坐在了唐研和李碧嘉之间，李碧嘉看了她一眼，她也看了李碧嘉一眼，却都没有说什么。



杨庆洁一直站在唐研身边，张童童没有看她，她却看了张童童几眼，突然跳了起来，指着张童童惊讶出声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看着惊恐万分的她，唐研吃了一惊：“杨小姐？”

杨庆洁却不理他，指着张童童自顾自地说：“我上车的时候没看到她，她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”

听到她的话，大家疑惑起来，都看了过来，张童童细声细气地说：“我比姐姐早上车，是我妈妈送我上车的。”

杨庆洁忽地指着李碧嘉和张童童，大声说道：“胡说，你们两个肯定不是好人！一个没有行李也没有钱包，另一个根本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。要不然你坐在我根本看不见的地方——”她说到一半，突然停住了，唐研刚刚呼唤了一声“杨小姐”，却见浓郁的鲜血从杨庆洁嘴里涌了出来，她向前扑倒，微微抽搐了一下，立刻不动了。她的脖子上并没有牙印，但嘴里冒出来的“鲜血”却仿佛要把她整个人吞没，过了一会儿，杨庆洁全身僵硬，伏在大家脚下，那些“血”消退得干干净净。

杨庆洁死了。

剩下五个人。

江鉴睦和唐研互视了一眼，目光从李碧嘉和张童童身上掠过，另一个还活着的是一直在旁边瑟瑟发抖的中年男子，他目光涣散地望着地上的一具具尸体，显然已经精神崩溃，只怕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了。李碧嘉楚楚可怜，张童童躲在唐研身后，偷偷地看着李碧嘉。

“现在看来，”江鉴睦看了唐研一眼，镇定地说，“我相信不只是虫子杀人，我们中间肯定有个人是那些‘东西’的同谋。”唐研点头：“‘东西’如果只是些虫子，是不懂得杀人灭口的。”他看向了李碧嘉，李碧嘉全身颤抖，突然抬头看唐研：“你是说我就是凶手吗？因为杨小姐说我是坏人，所以我就害死她吗？”唐研温文尔雅地微笑道：“不，我想杨小姐说出了一些也许很重要的事，所以她就死了。也许她说的线索对那‘东西’不利，但是不一定是针对你们两个

的那些。”

江鉴睦点头：“两个孩子不要着急。”

李碧嘉微微松了口气，没再说话。张童童一直看着李碧嘉，看见她松了口气，却突然指着李碧嘉说：“这个姐姐肯定是坏人！她都没有手机！”江鉴睦和唐研闻言一怔：现在的年轻少女，没有手机的确是件很奇怪的事。只听张童童继续大喊大叫：“她的车票呢？她什么也没带，她没有带钱吗？”

江鉴睦走到李碧嘉面前：“李小姐，可以看看你的车票吗？”

李碧嘉脸色苍白：“我的车票上车查完就扔了。”

江鉴睦牢牢盯着她的眼睛，沉声问：“那可以冒昧看一下你的钱包吗？”

李碧嘉脸色更加苍白：“我没带钱包。”

唐研微笑着看了她一眼：“你到姑妈家不用带钱？”

李碧嘉点点头，却再没说话。

江鉴睦追问道：“你姑妈家的地址是哪里？”

李碧嘉很快地回答：“汕头市明江区百岁里三十三栋707。”

江鉴睦点了点头，没再问下去。

04 /

问过李碧嘉之后，活下来的几个人又陷入了沉默。

“我想这是一种稀罕的狩猎。”唐研在候车室诡异的沉默中静坐了一会儿，挪了一下书包，在其他三个人各自沉思的神态中微笑着说道，“如果把那些消失的血液当作是一群吸血后分散的小虫，而我们看见‘鲜血’流出来应该只是小虫子从人的身体里吸完人血后涌出来的情景，那么从昨晚到现在，死去的人都只是某一种未知生物的食物而已，就像传说中的吸血鬼，那‘东西’在狩猎。”

江鉴睦点了点头：“有道理。”



唐研继续微笑，笑得很斯文：“但如果只是一群没有思想、小得如果不是江先生这么好的视力就看不见的小虫，哪里来的牙印呢？”

江鉴睦脸上的皱纹微微颤动了一下，陡然扬起眉毛：“有人的牙印，就证明有人。”

唐研只是微笑，更正说：“有牙印就证明有牙齿存在，如果是人的牙印，那就说明有一个‘人’和这种生物有关；但在我看来，这些牙印除了能表示‘是人的牙印’之外，还能有另一种意思。”

江鉴睦扬起的眉毛微微皱在了一起，那是个古怪的表情：“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除了能表示‘是人的牙印’之外，还有另一种意思，就是‘很像人的牙印’。”唐研神色自若，“就如江先生所说的，有人的牙印就证明有人，那‘很像人的牙印’就是证明有‘很像人的东西’存在了。我不知道小虫和那‘东西’有什么关系，或者那些小虫就是那‘东西’本身，但无论是有一个人和吸血怪虫有关，或者是有什么‘很像人的东西’和吸血怪虫有关，要在人的脖子上咬出这样的牙印，显然就像江老先生说的，必须要有一口好牙。”他补充了一句，“和尸体上伤口形状吻合的好牙。”

他的目光和江鉴睦碰了一下，转向李碧嘉和张童童，语气温和地说：“大家最好展示一下自己的牙齿。”他的语气一直都很温和，李碧嘉呆了一下，张童童满脸的不情愿，江鉴睦却张开了嘴，里面是一副整齐的假牙。李碧嘉也慢慢张开嘴，嘴里居然也是一副假牙，张童童嘴里的虽然不是假牙，却戴着牙套。唐研让大家检查过他自己的牙齿，他的牙齿健康整齐，没有蛀牙，但是长得像标本那样整齐的牙齿却未必能咬出那么鲜活的伤口。大家仔细看过伤口之后心里都有共识：要咬出这么切口清晰、连淤痕都很少的伤口，也许要有一副鲨鱼般的尖牙，但按伤口上这牙齿的排列以及切齿、犬齿、臼齿的数目看，显然是人咬的。

那是副什么样的牙齿？唐研检查过躺在旁边瑟瑟发抖、已经处于半昏死状态的中年男人，他缺了一颗牙齿，显然不符合死人脖子上的牙印条件。放开那个中年男人，唐研回头对江鉴睦、李碧嘉、张童童微笑：“可以拿下你们的假牙和牙